

## 溪北大圳

時序悄然入春，從遠處出海口方向襲來的風還有寒意，圳堤邊一棵姿態優雅的苦楝樹，開著細碎的紫花，隨著寒風款款擺動，將全身淡紫色飄付潺潺的圳水中。

我在苦楝樹下的鐵條公園椅坐定，把有點沈重的阿德放在身旁，點了根煙抽著，呼吸間夾雜著煙味和淡淡的苦楝花香。

我跟阿德說，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了，大圳漂流的垃圾變得少之又少，半天才漂過一個紅白相間的孤單塑膠袋；以前圳底常常冒出浮昇的生物氣泡也少了許多，好像這條大圳也與我們同樣緩緩老去，緩緩遺落生命的種種細節。

靠著村子的這段堤岸已砌上水泥，設置了涼亭、公園椅與鮮豔的花木，還立了一塊黝黑的大理石碑，碑面金漆刻字，說什麼時代進步，鄉人的休閒需求增加，公所慨允經費云云，所以溪北大圳就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模樣。

我望著已成灰白斜坡的水泥堤岸，連一根雜草都沒有，沒有生命的蒼白。我跟阿德說，幸好公所慨允的經費也只能夠糊那麼一小段水泥，時代進步的他們掩不去整條溪北大圳的生命與回憶，或者說，我們的生命與回憶。

坐在這裡，我想起了阿德最後一次問我關於達哥飛越溪北大圳的情形。

那天，在城市的某家路邊麵攤，我們吃著陽春麵配滷蛋，阿德大概是喝茫了，但他還是很認真地撐著眼皮，瞪著佈滿血絲的失焦雙眼，伴隨著車水馬龍的呼嘯聲，搖搖晃晃地聽我口沫橫飛。

我的口沫簡直可比達哥飛越溪北大圳的壯舉，都快噴抵雙線道的馬路彼岸了。

阿德聽完後沈默半晌，低著頭，聲音顯得激動：「你他媽的阿凱，你每次說的都不一樣！每次都不一樣！」

※※※※

那是個結霜未褪的冬日午后，達哥赤著腳狂奔，濁重的鼻息呼喘出白色煙霧，寒風將他披肩的髮絲捲起，揚在身後隨著奔跑的節奏波浪般起伏，宛如一叢急流中的水草，飄逸的汗水灑落在堤岸的碎石路上。

忽然，達哥毫不猶豫地竄下長滿雜草的斜坡，速度依舊不減，身形看似就要失去平衡，踢翻了一個銅罐與兩塊磚角之際，就在即將觸及水面的軟泥邊，他奮力一蹬，留下了個清晰的左腳掌印，牽帶起幾許草莖泥屑翻飛其間，達哥整個人就滑翔在溪北大圳潺潺的水流上。

那瞬間，他右手緊繃握拳高舉，左臂鬆軟擺盪在身後，兩腳叉開成大字形在水面上飛翔，順著拋物路線還在不停的浮升，平緩的水流倒映著他的身影，溪北大圳底有風吹往遠方出海口的方向，達哥引人注目的那頭長髮尾測出風向，朝著遠方膜拜似的，啪答啪答的獵響。

飛翔。飛翔。飛翔……

凍結。

畫面凍結。

我常常在夢裡見到這幅被凍結的場景，畫面因為凍結良久而顯得有些失焦，所有事物的輪廓與顏色都因為歲月久遠而逐漸模糊擴散，醒來只能隱約拼湊畫面的來龍去脈。

我發誓，那些個暈糊的畫面，容或有些邊邊角角對不齊真實的面貌，但總歸是相去不遠矣，例如，就在達哥握拳高舉的右手的背景處，有叢看似一隻破舊的竹掃把般，橫枝豎椏、亂竄無章的暗色剪影，那就是冬天堤岸邊那棵葉子掉光光的苦楝樹。

多年以後，當我有機會離開溪北大圳流經的村落來到城市時，站在東區潔亮刺眼的落地玻璃前，偌大的玻璃反射映照著我惴惴不安的面容與身影，裡頭立著一台電視和幾件運動衫，我發楞盯著電視，直至眼睛發酸發疼。

電視裡播放著一個穿著紅衣紅短褲的黑人，緩緩從鏡頭遠方運球而來，迨近罰球線時驀地加速，持球高舉驟然拔地而起，在他騰空滑翔的背景中，黑壓壓的人群坐滿幾層樓高，閃光燈朵朵爆亮猶如夜間的煙火，他就在那漫天璀璨的閃光煙火與慢動作鏡頭中，飛翔，飛翔。飛翔……

那定格畫面中的姿勢，嗯，飛翔的姿勢，就跟達哥一樣，一模一樣。後來我們都知道了，那個黑人被全世界譽為是上帝派來教人類打球的；我跟阿德說，而達哥就是上帝派來教我們鄉人如何飛越溪北大圳的。

阿德聽完後沈默良久，目光銳利緊盯著我：「阿凱，我就知道你還是在虎爛我，但是我還是他媽的！相，信，你。」

※※※※

久遠以來，在這個百無聊賴的村落裡，跳溪北大圳是證明自己的一種方式。

至於，是要證明自己的什麼，則理由紛雜各個不一。很多的證明我當時就能明瞭，至少能以幼稚的方式去理解；但有很多的證明，我成長以後才在某個時刻倏然憶起，並且恍然大悟。在那些個恍然大悟的時刻裡，我總覺得過往與童年逐步離我遠去，一點一滴的崩落，與模糊。

比如說，勇氣與愛情的證明。當時年幼的我從圍觀鄉人的對話中抽絲剝繭，拼湊出事件的概梗。還記得這輩子首次看到勇氣這檔事在俗世愛情中呈現的真實面貌，我為之震撼不已，並且，疑惑不已。

兩個少年人坐在麵攤前，隔著折疊方桌上的湯水杯盤，因酒精而佈著血絲的眼睛睜大著，宛如人生至此的風風雨雨皆在這油膩的桌面際會，態勢對峙一觸即發。

而早些時候，他們原是沈浸在拘謹的、扭捏的氣氛之中，商討著如何對麵攤老闆青春的女兒討好示愛，然而，兩個少年人對於麵攤老闆使得虎虎生風的湯杓與菜刀頗有幾分忌憚。

「欸，你去嘛，你平常不是什麼都敢的麼？」

「你說的倒容易輕鬆，那你又敢了？」

「哼，如果是我喜歡的，我當然敢了！溪北大圳我都敢跳了，這種小事。沒見過這麼沒膽沒叫肖的男人。」

「你說我沒膽，我，我……」

「你你你什麼！要去就去嘛！也不過就是說句話而已。」

「你說我沒膽，幹，跳溪北大圳而已，誰不敢？」

夏日的正午時分，熱烈的嘈雜聲嘩嘩然，從橋頭那端鬧響延伸至堤岸邊，看鬧熱的群眾促擁著兩個身形飄撇的少年人，黑擠擠整片像是尋仇械鬥的隊伍，前頭那兩個少年人的面頰通紅忿忿然，隱然一股酒味與慷慨激昂籠罩著群眾，整群人頓時陷入歇

斯底里的狂燥底。

我跟阿德當時都在人群之中，我們當時的人生體驗殊少這般刺激的時刻，我們興味盎然地在隊伍後方，甚且興奮到手舞足蹈。「跳大圳喔！有人要跳大圳喔！」「爲著什麼要跳大圳？吃飽太閒找死麼？」「要證明啦！比看誰有膽誰有叫肖啦！」「喔，那真正要來去看看。」

夏天的圳水聲勢不容小覷，灌溉期豐沛的流水嘩啦嘩啦奔竄，遇到圳路不平順之處激起水花，水勢洶湧不絕朝向出海口。有人丟了個空鋁罐下去，那個紅色瓶身剎時被水流吞噬，隔了好遠才冒出水面浮浮蕩蕩。

宛如人生的賭注與尊嚴皆在此一跳，先噙聲敢跳的那位後退好長一段距離切開人群，跼著藍白拖鞋趁著酒意霹哩啪啦跑將起來，那少年人身形踉踉蹌蹌，突地在堤岸邊雙腳一躓，兩首合掌持在額前，雙膝微曲，凌空而去，儼然一派青蛙入水之模樣。

膨風水雞少年人在空中姿勢維持一下下就往圳底栽，整個人重重摔在堤岸斜坡的草叢裡，順勢唉呀滾了兩翻，撲通入水。眾鄉人眼見他大字形俯趴在水面越漂越遠，開始沿著堤岸追趕救人，大呼小叫敲鍋撞盆，聲勢貫徹雲霄。

人群雜沓間，不知從何而來兩根曬衣的竹竿穿刺而出，彷彿從天而降的一雙筷子，直挺挺地插入圳底，撈湯餃一般將少年人撈撥到圳旁草叢，眾鄉人立於堤岸往下望著他潮濕的背影蠕動嘔水，還用竹竿戳他的屁股試探，好不一會兒那少年人的右拳緩緩舉起，背朝著眾鄉人，倏地伸出大拇指。

「好！」眾人一陣掌聲喝采響遍圳之兩岸：「姿勢歹看，氣魄一百！」

看著差點成爲水流屍的同伴還在岸邊嘔吐喘大氣，這下子另個少年人騎虎難下，不跳的話勢必成爲無卵的男人，只見他臉紅脖子支支吾吾個半天，全身發顫如喪考妣。

這時，靈光乍現有如天啓，這少年神情頓時鎮定舒緩，朝向眾鄉人牽動上揚的嘴角：「讓我們回到事情的原點！」他微微一笑走進還在五里霧中的人群，一把拉過也在圍觀還繫著餐圍裙的麵攤青春女，左手攬抱她青春的腰肢，俯身就是一陣令人酥麻麻的克拉克蓋博之吻。

「好！」眾人又是喝采響遍圳之兩岸：「姿勢十足，我在戲院有看過，『剛爲思樂運』！」

鄉人已然作了裁判，兩人勢均力敵，愛情之勇不輸給匹夫之勇，還在嘔圳水的同伴也撫掌乾笑，這個有膽有種的媒人幾乎只剩半條命。

後來克拉克蓋博少年人成了麵攤女婿，我和阿德去吃陽春麵加滷蛋，麵攤老闆逢人直誇上天爲他挑對了女婿，要是當初追他女兒的是跳大圳的那個憨頭，一定敲他幾個湯杓叫他回家吃自己。

阿德想起什麼似的問我：「欸，阿凱我問你，那天他們說的『剛爲思樂運』到底是啥？」

我說我不知道。

阿德看著碗底又說：「老闆今天給我的滷蛋比較大，不知是走了什麼運？」

「『剛爲思樂運』！」我說。

※※※※

也或者，是貞節的證明。

那天，歷經整夜的爭吵，我的阿姪衣衫未整，挺著還未曾奶過孩子的豐乳抽搐顫晃，背對著溪北大圳以手臂拭著眼淚，一雙恨眼瞅著我那追於其後、氣喘吁吁的阿舅，我那瘦又薄板的阿舅甫一站定，阿姪又是引頸放聲大哭。

從溪北大圳出海口方向飄來數朵積雨雲，閃映的刺光隱匿在黑暗中遽爾透亮，就如同我阿姪撕裂空氣的哭泣聲，刺進堤岸兩邊每個圍觀鄉人的耳膜底。細絲雨水斜飄

下來，我聽到腳邊叢草中蟾蜍急切鼓譟的叫聲，咯咯復咯咯。

我聽到眼淚垂落的聲音，直至那時我才悄然發現，原來別人說的沒錯，我那年輕的、容貌姣好的阿姪，連哭起來都是好看而迷人的。

「不要再過去了，真危險哪。有話好好講。」

「我說沒有就是沒有，你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我就跳給你看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？」

「那麼多人在這，這樣真正難看，先回家再說。」

「伊娘的陳武雄！你始終還是不肯回答相不相信我，枉費我每日為你洗衣煮飯，為你全家做牛做馬。」

「妳跳下去會死！」

「那我就死給你看！」

語畢，阿姪雙手掩面嚎啕，轉身奔去縱躍，此刻天空已拋下豆大雨點，滂沱雨聲夾雜哭聲，阿姪順著斜坡一路唉叫滾落，消失了身影。

我阿舅二話不說加足腳力，如風一般欺身跟上，彷彿學校教的跳遠標準姿勢，雙手如雨裡划了兩下，單薄的身軀瞬間就讓雨點給擊捶掉落。

半晌，西北雨乍止，陽光灑落，人群還在引頸觀望，狂烈的西北雨澆不息眾鄉人愛看好戲的，一顆熱切的心。

「好啦好啦，我相信你啦！」圳底傳來我阿舅的聲音：「這下衣服破光光，都給人看光光啦！」

「誰叫你不相信我，我不如給人看光光死掉算了。現在怎麼辦？」阿姪細聲哭調。

眾鄉人聽著圳底窸窣窸窣，急著靠上就要欣賞我那衣服破光光的阿姪，我情急大喊阿舅，伸手攔住眾鄉人：「誰看的誰長針眼，眼睛爛光光！」阿舅眼見難以脫身，心生一計，說阿德家離大圳比較近，要他回去抱一條棉被來。

阿德飛身狂奔而去，我雙手橫伸視死如歸，不讓眾鄉人越雷池一步。擋的東來擋不了西，我發覺有人假裝悻悻然無事離去，其實是悄悄繞道村口回到對岸，情勢越發緊急。所幸阿德轉眼就到，胸前懷抱著一團白色的棉被拋向圳底：「阿舅！接著！」

那團棉被輕飄飄地墜落，伴隨著阿舅輕飄飄的嘆息：「唉，阿德，我叫你拿棉被，不是蚊帳！」

阿德滿頭淋漓，手拉扯著汗衫上下搨風喘氣：「阿舅，現此時正熱，棉被不知收哪去了，我家房間只剩蚊帳！」

終究是事不宜遲，我那感慨著聊勝於無的阿舅，顧此失彼地，遮掩著因滾落圳坡而衣服殘破的阿姪，阿姪的長髮猶滴著圳水緊貼面頰，裹著薄紗蚊帳婀娜細步於群眾間，眾鄉人的目光就像夏日正盛的蚊蚋，隔著縱橫交錯的孔洞，盤旋在若隱若現的阿姪光滑肌膚頂頭，嗡嗡不止息。

其實連我自己也因為那樣的場景而心臟怦怦跳個不停，在西北雨過後地面猶然濕答答地，有著亮麗陽光的圳提邊，我感到極度的口乾舌燥，彷彿可以飲完整條圳水。

「流鼻血，真正流鼻血！」鄉人耳語紛紛嗡遍圳之兩岸：「越遮越是刺激，外國的『普雷博伊』都比不上那款朦朧的刺激。」

後來我的阿舅在廚房幫忙洗碗，不無驕傲的對我跟阿德說，他不怪阿德，他們凡俗之輩看得到吃不到，而且他們凡俗之輩終其一生也沒有任何一個肯為他們跳大圳的女人，如果這樣想，他一點都不怪阿德，反而要感謝阿德辦事不力拿來蚊帳，讓他那天在溪北大圳，宛如經歷一場人生的西北雨，經過洗滌之後徹底體悟，原來，他從來就沒有好好疼惜應該珍惜的事物。

「阿舅，」阿德搔搔頭說：「你真的不怪我了喔？」

「不怪你了，」阿舅邊洗碗邊說：「我反倒要多謝你。另日請你吃麵加滷蛋。」

「阿舅，」阿德笑了，他最喜歡吃滷蛋：「那我再問你喔，他們凡俗之輩說會讓人鼻血貢貢流的『普雷博伊』，到底是什麼？」



「欸，阿德，你再問這個問題我就不請你吃滷蛋了。」阿舅用潮乎乎的手巴了阿德的頭殼。

※※※※

那是個結霜未褪的冬日午后，達哥赤著腳狂奔，風中隱約可聽見他呼呼喘息的聲音，時而回首驚惶張望，緊跟於達哥身後幾丈遠的，是兩個戴帽的制服員警，一個微胖邊追逐邊扯著領口透氣，一個略瘦跑起來皮鞋喀喀地響，胖警在後不停吹著哨子，哨音嗶嗶尖銳驚動圳底的魚蛇蛙螺，牠們在圳底淤泥處翻湧，呼喘出數不盡的、壓抑過的氣泡與悶咯聲。

寒風將達哥披肩的長髮捲起，揚在身後雜揉著呼呼喀喀嗶嗶咯咯的聲響韻律起伏，宛如一曲輕快起舞的協奏曲。

忽然，達哥毫不猶豫地竄下長滿雜草的斜坡，速度依舊不減，胖瘦二警迅即停步喝令停止，只見胖警猛然抓下警帽往堤岸甩拋，掏出警槍握實雙手，朝下指向達哥，他面色憤然紅紫如豬肝：「站住！我開槍啦！」

胖警對空鳴槍，音爆烈響撼動長空，溪北大圳所有被驚擾蠢動的生物頓時噤寂無聲，大圳兩岸周遭一片闐靜，只餘達哥腳步急踩草叢沙沙聲。

達哥陡降斜衝，看似要失去平衡，就在即將觸及水面的軟泥邊，他奮力一蹬，留下了個清晰的左腳掌印，牽帶起幾許草莖泥屑翻飛其間，達哥整個人就滑翔在溪北大排潺潺的水流上。

飛翔。飛翔。飛翔……

胖警再度喝斥，槍口迸炸出顯眼的火花，子彈逐著呼嘯的音浪朝達哥而去。

那瞬間，達哥右手緊繃握拳高舉，左臂鬆軟擺盪在身後，兩腳叉開成大字形在水

面上飛翔，順著拋物路線還在不停的浮升；胖警的子彈逆風刺破寒冷的空氣跟來，達哥聞聲側身，臉上盡是驚愕，他反射性地扭擺軀體，頓時拗成奇異的蜷曲姿勢，壓縮有如一團空中的人球；驚險避過子彈後，達哥再一蹬動，迅速伸展糾結成團的肢體，又呈大字形飛翔狀。

平緩的水流倒映著他的身影，溪北大圳底有風吹往遠方出海口的方向，達哥引人注目的那頭長髮尾測出風向，朝著遠方膜拜似的，啪答啪答的獵響。

飛翔。飛翔。飛翔……

凍結。

阿德耐著性子聽我說完，滿臉疑惑：「每次說的都不一樣，連子彈你都可以看見咧！唉，當時要是我也在場就好了，就不用這樣聽你胡說八道。」

我瞪著阿德：「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的。你每次都說我虎爛，你要怎樣才相信？難道要我去跳大圳證明給你看？」

阿德轉頭望向別處，訥訥地說：「話說回來，那戴帽的爲了什麼要開槍？到底我哥是犯了什麼罪？有需要開槍嗎？」

我說我也不知道。

後來我背著胖瘦二警悄悄溜下圳堤，撿起那個射向達哥的彈殼攢在手裡，沈甸甸地、烙在手心的溫燙至今記憶猶新；一大堆制服警察圍起封鎖線找了很久，甚至問到家裡來了，我害怕才偷偷地把它丟回大圳底。要是我當時把彈殼留下來就好了，我跟阿德說，那就有個燒燙燙的證明了，證明我記憶不假，所言屬實。阿德說這樣的證明有跟沒有是一樣的。

多年以後，當我有機會離開溪北大圳流經的村落來到城市時，耐著煙癮立在寬敞的美術館廊道間，鞋跟底的膠皮擦磨得大理石地板吱吱作響，仔細端詳著文藝復興大師的畫作時，我被其中一幅畫給釘在原地良久，畫裡有好多衣不避體、筋肉發達的一

群人，散髮披肩的飄浮在空中雲朵間，擺出各式各樣的誇張姿勢，有的表情哀傷動人、有的眼神望向天空、有的伸出食指指向遠方、有的表情悲憫望向地面如螻蟻般的人群。

那是「神諭」，眾神在宣布人類命運時的靜默姿勢。

我跟阿德提過，我認為在那幅畫中，在那個擁擠的天空角落裡，有一個人或者說有一個神，就是達哥，他的長髮染成金黃的顏色，同多年前般赤腳大字形飛翔著，永遠被定格在畫面中，飛翔在一群愛湊熱鬧、七嘴八舌的鄉人頭上。

阿德斜瞅著滔滔不絕的我說：「『神芋』？那是啥米碗糕？吃了會飽嗎？你不要再跟我講那些五四三的芋仔蕃薯，我在問的是我哥的事。」

※※※※

在村中問不出個所以然，我跟阿德懷抱著胸中一團熊熊燃燒的疑惑，決定按耐著那股又癢又痛的感覺，等待達哥從念大學的城市回來，再去請教他到底什麼是「剛為思樂運」與「普雷博伊」。

阿德說他保證不會忍不住偷偷先問，達哥一回來他馬上就會通知我，我真心知道他把我當真正的朋友。

「我保證，」阿德說：「不然罰我尿尿的時候不小心跌落大圳！」

我知曉那個時候的阿德，很自卑卻也很驕傲，自卑的是他沒有爸爸媽媽，驕傲的是他有個哥哥是村子裡唯一的大學生。

鄉人們總是在達哥翩然回鄉的時刻，嘖嘖稱道達哥的向上進取與難能可貴，然後轉過身擰扭著自己子弟的耳朵靠近嘴邊：「看到沒有，看到沒有！人家自己一個人，還要養家照顧弟弟，也可以努力上大學。你咧你咧，每天吃飽睡睡飽吃，大學就會從天

上掉下來給你？」

達哥靠著優異的田徑成績保送大學，在遠方城市裡邊讀書邊打工，聽說也領獎學金，每隔一陣子就會帶生活費回家。他會幫阿德整理家裡，翻出阿德幾天沒洗的髒衣服或臭酸碗盤，口中罵咧著搥打阿德兩下，然後再笑著撫撫阿德的頭，問他待會想吃什麼。阿德的答案千篇一律：「陽春麵加滷蛋！」我也沾光跟著去吃了幾次，我非常喜歡達哥，無以復加的喜歡。

阿德更不用說了，達哥於他，無異是父親般的，巨大、堅實而溫暖的形象。

達哥總是穿著褲管泛白的牛仔褲，頭髮越留越長，有時候他會背著吉他回來，在大圳旁朗聲唱著我們聽不懂但旋律優美的歌，圳底的生物似乎聽懂了，紛紛以咯聲與氣泡來回應達哥。達哥說過，他遠方的學校附近也有一條河，他與他志同道合的同學會在那裡唱歌聊天。

有天清晨，天光猶原濛昧不清，大圳兩岸的雞啼聲還此起彼落著，阿德睡眼惺忪來找我說達哥回來了。我們往溪北大圳走去，在斜坡處一團火光旁看見達哥顯得落寞的身影，怕被人發現似的，達哥轉頭看到我們嚇了一跳，加快手邊拋物焚燒的動作。火光旺盛，映紅了達哥臉上未曾顯現過的恐懼的表情，我們喊了達哥，他招招手要我們下去。

我們背倚著斜坡，蹲在雜草叢間的火堆前，達哥在燒書，一本本泛黃破舊、封面翻捲的書籍，達哥不發一語，像在告別似的眼角閃著淚光。阿德指著一本破爛翻毛的小本子問達哥那是什麼書？達哥說那是「滷訓」的書，阿德說喔，那跟滷蛋有什麼關係，可以吃嗎？

達哥忽然噗哧笑出聲來了，笑得不可遏止，邊用手背拭去滾下臉龐的淚，我們也

疑惑莫名地跟著嘿嘿乾笑；火堆的亮光漸漸闔熄，而東方朝陽的光線從大圳對岸照射過來，喚醒了大圳沈睡中的生物，搭配著我們蔓延迴盪的笑聲，開始唧唧咯咯騷動不已。

我趁此歡笑空檔告訴達哥，前陣子有個少年人爲了勇氣的證明而從這裡跳下去，差點沒成了一隻水鬼。我話鋒一轉，問達哥到底什麼是「剛爲思樂運」與「普雷博伊」？達哥又笑了，搭著我跟阿德的頭說，我們年紀還小最好不要接觸，那些東西不好，那都是腐蝕人心的東西，都該拿來這裡燒掉的。

阿德望著冒煙的火堆問說，那哥你剛才燒的是什麼？爲什麼要燒掉？

達哥忽然收斂笑意，眼神望向大圳對岸漸昇的朝陽：「其實，這些都不應該被燒掉的，這些才是該看的東西。」

我問達哥說，那爲什麼該看的東西要燒掉，不該看的反而不用燒掉呢？達哥轉頭看著我說，阿凱，有時候這個世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……不是什麼事情都會按照我們所以爲的那樣，這個世界就是這樣，我這樣說你懂嗎？

我說我好像懂了又有點不懂。達哥側頭眼瞟站起來往大圳尿尿的阿德，又轉過頭來對我悄聲說，阿凱，你比較懂事，答應達哥一件事好不好，如果以後我不在家的時候，幫我照顧阿德，幫我看著他，我不在家他只有一個人。我用力點頭說好。阿德這時候還在一旁尿尿大叫哈哈你們看你們看，我的尿尿嚇到一隻青蛙跳出來咧。

「達哥，這個世界上最厲害跳最遠的人，能跳多遠？跳得過這條大圳嗎？」

「嗯，世界記錄大概跳得過去，不過那是在平地。」

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練到像你一樣厲害，甚至比你還厲害，一口氣飛過這條大圳！」

「喔——是嗎？那你要證明的是什麼？勇氣嗎？還是愛情？」

「我也還不知道，我還在想。不過總有那麼一天，總會有什麼事情需要證明的。」

「阿凱，我不知道你想證明的是什麼，」達哥撫著我的頭望向出海口的方向，從

那兒有溫暖的風吹過來：「不過，記住我的話，以後你會懂，越是需要證明的東西就越沒有力量。」

※※※※

達哥那劇力萬鈞的一跳，宣告了我與阿德的童年由此崩岔離析，就像夏季颱風天氾濫的圳路，分向兩岸狂瀉而去，洶湧的水流湮漫了我們的童年與回憶，一去再也不回頭。

在警察圍起的封鎖線旁，阿德坐在大圳的碎石堤岸上，將扭曲的臉埋在雙臂中一直哭泣，不管警察問他什麼，他都不回答，整個瘦小的身軀在寒風中不停地抽搐。

「阿德，」我顫抖著聲音，感到喉頭滿溢著絕望：「你不要再哭了。」

「阿凱，」他的鼻音抽噎著憤怒：「他們說我哥死了，他們說我哥死了……」

我想起達哥飄逸的長髮，還有那在圳邊流盪盤旋的吉他旋律與歌聲，我們都聽不懂，但是圳底的生物們都聽懂了。

「我以後怎麼辦？阿凱，我以後怎麼辦……」

「達哥沒有死，真的！我有看到，他跳過去了，真的！」

阿德抬起頭來，淚水在沾滿沙塵的臉上流出墨色的溝，他停止哭泣：「不可能！你騙人，沒有人可以跳過去。不可能！」

「真的，我有看到，我發誓我沒有騙你。」

我想起達哥望向出海口的眼神，有一絲絲的悲傷閃映而過；我答應過達哥如果他不在家的時候，要照顧只剩一個人的阿德。

「真的？你沒有騙我？你真的看到了？」阿德睜大紅通通的雙眼。

「你看他們不是在找達哥嗎？」我瞪視著那群戴帽的警察，開槍的胖警也在那裡：「他們沒找到，一定找不到，因為達哥跳過去了阿。」他們甚至牽來一條流著涎水的狼犬沿著圳堤嗅聞著。

「阿德，你不能說出去，因為你說了他們就不會停止追殺達哥。」

鄉人們都神色惶恐避談這件事，偶爾茶餘酒後私下怨嘆著上大學也不一定就是好，繼而正色告誡著自己子弟什麼都可以碰，就是不能沾惹政治。他們都說達哥死了，連屍體都沒找到，大概是給圳水沖出海口去了。

只有我跟阿德知道，達哥跳過去了，那是我們之間的秘密；阿德時常問我，我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地對阿德描述著，達哥飛越溪北大圳的情景。阿德有時候會露出疑惑的神情，說這個村落裡甚至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可以跳那麼遠，但我總是堅定不移地說服他，我對阿德說，總有一天我會證明給你看。

我去找學校的教練求他讓我加入田徑隊，我對他說我只想練跳遠，我問教練我是不可能成為這世界上跳最遠的人，身材壯碩留著八字鬚的教練手撐著下巴，不無驚訝的望著身材單薄的我，他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說：「只要有決心和毅力，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。」

教練說，要先練習跑快速度才有可能跳得遠，於是我跟著田徑隊操課到黃昏，他們都累癱了回家後，我自己一個人在沙坑上照著教練的教法瘋狂的練習，直至天色暗落。

一次又一次的跳，一次又一次跌落沙坑，磨破了手心與腳掌，有時候滲出血來伴著奔跑的節奏滴落在沙坑，我的心裡想著達哥，不斷地思考達哥說過的話。阿德常常在放學後來看我瘋狂的舉動，我渾身汗水沾滿沙粒與灰塵，來回於起跑點與跳板之間。

「阿凱，你不要再跳了好不好，我相信你啦，我真的相信你啦！你別再跳了好不好？」阿德哭著說。

我沒有理會他的哀求，立起身來拍拍腿上的沙粒，不發一語，神情堅毅地返身走回起跑點。

意料之外，我就這樣跳進了重點高中的田徑隊，跳上了大學，跳離了溪北大圳流經的這個村落。但我沒有停止飛奔狂跳，因為我要證明給阿德看。

就像我從來沒有停止跳躍一般，阿德也從來沒有放棄尋找達哥，但是所有單位都告訴他達哥的事情早就以失蹤結案了。他也跟我一樣離開溪北大圳流經的村落，來到城市當上了蓋大樓的工地主任，薪水很不錯，我們見面的時候還是一樣愛吃陽春麵配滷蛋。阿德說他還留著大圳旁的家，有空就會回鄉打掃乾淨待個幾天，達哥的吉他還在，他等著達哥有一天回來，他要達哥看到，他一個人也可以好好照料自己。

※※※※

這個世界總不會是我們所想的那樣，我們終究長大到可以理解很多事，或者不再相信很多事，「剛為思樂運」和「普雷伯伊」也不再是什麼新鮮刺激的疑惑。但這個世界總不會是我們所想的那樣，我在阿德何其寥落的告別式上，聽著他建設公司穿西裝的大老闆拭著眼淚說握著我的手說，他怎麼也百思不解，明明就已經上緊螺絲的巨大鋼樑，會忽然螺絲崩裂從上頭垮下來，偏偏就這麼砸在阿德的頭上。

春天的風還有一絲寒意，從出海口方向沿著大圳吹拂過來，苦楝樹細碎的紫花灑落在阿德的骨灰罈上，我彈掉煙蒂把鞋襪脫起放在鐵條椅上，緩緩站起身來。



我告訴阿德，還記不記得達哥帶我們去看溪北大圳取水口的那次，我們走了很長很遠的路，一路上嬉笑玩耍好不快活，我們看到洶湧奔騰的溪水爭先恐後灌進溪北大圳的取水口，我們趴在圍欄上興奮打鬧吼叫著，水花濺射飄揚濕潤了我們的頭髮，呼隆呼隆的水勢聲響讓我們都聽不清楚對方說的話。回程的路上，達哥說我們村落很多人依靠著這條大圳生活，洗衣喝水、灌溉種田、放尿丟垃圾，甚至用它來證明一些百無聊賴的證明，他們渾渾噩噩地過日子，懵懵懂懂地跳下去爬上來，從來都不知道這條腳邊默默流經的溪北大圳，從哪裡流來，又要流到哪裡去，總要有個什麼人來點醒他們。

我脫掉外套與長褲，只餘一襲短衣短褲的田徑服裝，伸展著略感僵硬的四肢，聽見自己的骨骼因熱身動作而喀喀作響，我計算著距離後退，遠遠的望著樹下的阿德，我跟阿德說，阿德你看著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鼓漲起胸膛，滿溢著悲傷與希望，俐落擺動雙手赤腳狂奔起來，呼吸迅速急促，身體與面頰越來越燙，旁邊的景物飛快地向後倒退模糊，我盯著對岸阿德的家與我們這個溪北大圳流經的村落，朝空長嘯，奮力一躍。

阿德你看著，我一定會飛過去的。